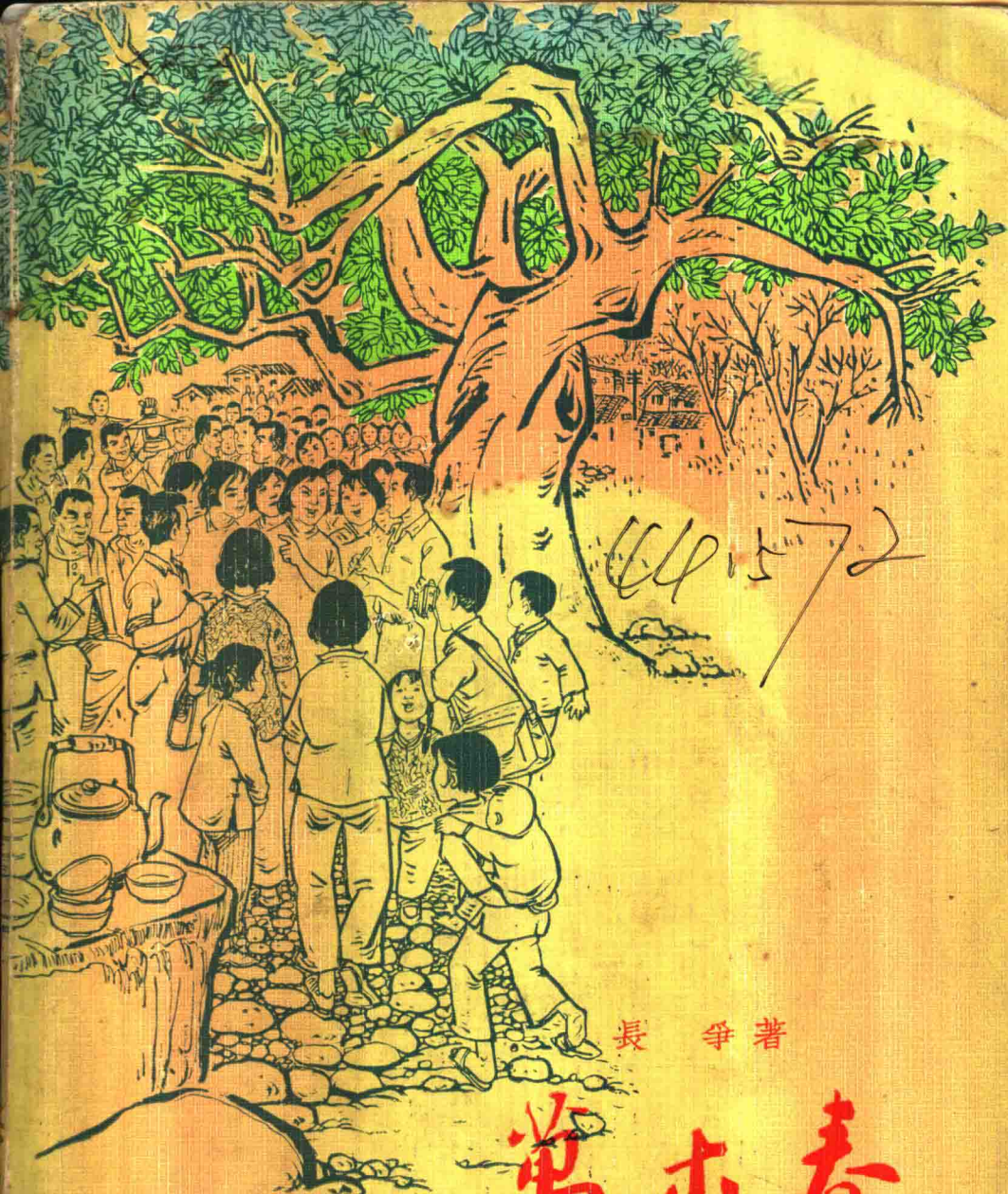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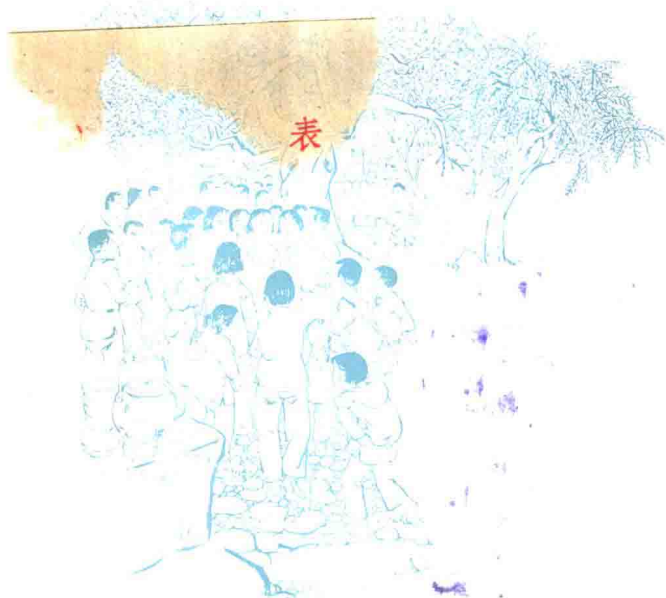


長 爭 著

萬木春

香港朝陽出版社

X272
C Z



萬木春

長 爭著・朝陽出版社出版

萬 木 春

長 爭 著・魏 立 繪 圖

出版者：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 價：港 幣 五 元

一九七六年九月初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

烈日懸掛當空，
樹葉紋絲不動，
大地烤得滾燙，
板壁顯現裂縫。
工房堆滿炸藥，
工人首當其衝，
隆隆一聲巨響，
冤魂直上九重。
年年慘事不斷，
家家淚望遺容。
幾時才得改善？
幾時能消苦痛？

“處暑”剛過，熾熱的氣溫三十度……三十一度……三十二度……
三十三度……正以瘋狂上漲的連續昇溫來迎接將要到來的“白露”。

悶熱能使人精神難以集中，炎熱能使人因出汗過多而虛弱，苦
熱能使人無法入睡，酷熱能使人因辛勞過度而昏厥。

熱！雖說這是年年如此循環不已的自然現象，但是對於整天和

炸藥粉末打交道的炮竹工人來說，由於廠房的簡陋和設備的原始，那可就更是火上加油，險上加險的性命交關的事啊！

不是嗎？就講大前年吧！也是“處暑”剛過沒幾天，天榮叔就是因為在三十二度的高熱下，擠在一間小小的入藥木房裏，開工入藥^①。突然，出現了一道刺眼的藍色光燄，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股歷久不散的嗆鼻的硫磺濃烟。天榮叔、王芳叔、阿六等三個入藥工人，不幸一塊兒失事炸死。

前年，“立夏”後的一個雷雨交加的早晨。入藥工人德剛叔，剛走進入藥房，突然一個響雷，引起了在焗熱氣溫下的炸藥粉末的自然，轟然爆炸，德叔首當其災，慘遭炸死。

去年，就在“大暑”的前一天，炮竹工人根據幾十年的血的教訓，知道凡是氣溫超過了三十一度就不能再開工了。但是老闆爲了要在旺季趕貨，一定要廣伯開工，否則就要罰廣伯的工簿坐監^②。爲了養家活口，爲了到期還債，廣伯冒險開工。結果，就在開工後的十幾分鐘，廣伯不幸失事炸死。

其他的還有打引^③女工暖嬌，開工時被黑藥粉燒傷了上半身。

① 炮竹是個製造危險品的行業，尤其是入藥房，隨時隨地會發生爆炸。老闆爲了怕受損耗，就簡陋地用木板釘成一間間的小屋，即使炸掉，老闆損失也不大。而入藥工人則三、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裏，在每人的小桌子上放着九斤二兩的炸藥，桌底下又貯備着九斤二兩。開工時，炸藥粉末凌空飄舞，淹没人影。而入藥工人就在這藥霧迷漫的環境裏，一直工作到把炸藥裝好爲止。他們經年累月地幹，吸進肺裏的炸藥粉末，不但損害了肺、氣管和各個部門，就連他們的膚色、嘴唇，也都漸漸變成黑褐色的了。

② 工簿坐監，是老闆壓迫工人的一種手段。炮竹廠裏的工人，都是論件算工錢的件工，而開工是要憑工簿才行，工簿一被老闆罰坐監，就意味着要停工了。

③ 打引是指製造炮竹藥引的操作。十幾個女工擠在打引房裏，各自用一根有一道槽的半圓木條，刮起黑藥粉，然後用手指一敲，藥粉落入薄紙上，再用手一捲一搓，一條藥引就此做成，這樣搓滿一百條，只得五角錢。幾個老年女工，打引打了幾十年，搓得連手指的指紋都沒有了，一天也只能搓二、三百條。如果沒有別的工友的幫助，她們得到的工錢，根本維持不了生活。

鑿炮①女工李惠興和六孀，開工時，被一千〇九個炮竹捆成一餅餅的炮餅，炸傷了整個臉部，炸瞎了一隻眼睛。

慘劇一樁、一樁、一樁……似無盡頭。

爲什麼炮竹工人的生命會這樣朝不保夕，毫無安全可言？

爲什麼他們不改行，還要繼續冒着生命危險捱下去呢？

爲什麼？

爲什麼？

① 鑿炮是製造炮竹的另一個工序。十幾個女工擠在一間鑿炮房裏，她們憑工簿領了八餅炮餅，先把漿硬了的藥引插進炮竹裏，跟着用木棍敲打鐵針，使炮竹上端的紙筒封緊。可是由於鐵針因使用過多會發熱，如不及時使它冷卻，那麼就會引起一千〇九個炮竹捆在一起的炮餅爆炸。工房裏十幾個女工，就有百多餅炮餅，一旦爆炸，輕則燒傷皮膚，重則瞎眼、死亡。

二

這個離島就在澳門對面不遠，雖然它在世界地圖上連一個小黑點也沒佔上，但是這兒却聚居了近八千多人！有小商販、有菜農、有造船工人、有交通工人，而佔總人口約四分之一的，則是炮竹工人。

別小覷這小小的離島，它竟然集中開設了五間炮竹廠呢！

西陽斜照，餘溫猶高。小狗躺在樹蔭下吐舌喘息，水牛靜伏在小河裏動也不動。一位老婆婆把洗完衣服的水往地上一潑，除了相應地濺起了一些塵土之外，一瞬間，水被高溫的大地，吮吸得乾乾淨淨，只留下一塊黑色影子。

噹噹！噹噹！

炮竹廠此起彼落地響起了鐘聲。這鐘聲原是通知廠裏的幾個長工和職員吃晚飯的；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工人們也把它當作放工的訊號了。每當鐘聲敲響，鑿炮女工、打引女工、焙引女工們，就紛紛收拾東西放工回家了。

廠裏女工們用木棍敲打鐵針，利用鐵針來鑿封炮竹的一片“嗒嗒！嗒嗒！”聲，也在逐漸稀落、減輕，直到全部寂靜。

當然，她們都是件工，多做一些就可以多一些收入。但是，人總是要吃飯的，人是有家庭的，而且，人是會疲倦的。她們從上午七點鐘開工，一直幹到現在下午六點鐘，是應該歇息了。

鑿炮女工羅少堅，剛把鑿妥的六餅炮餅上繳，領回工簿和六張工票。別看羅少堅今年剛滿二十三歲，可是她已經有十七年的工齡了。在她六歲的那年，因為祖父被炸死，父親又患病在床，為葬祖父而借的高利貸又逼着要還，怎麼辦？羅少堅也跟其他的女工一樣，跟着媽媽進了炮竹廠。小小年紀的她，懂事地坐在母親身邊，也學着母親的操作方法，先插藥引，後鑿炮餅。兩隻小手都黏滿了炸藥粉末，但她不吭一聲默默地工作。坐得屁股痛了，就不聲不響地把衣服脫下來墊着坐。母親憑着工簿去交鑿妥的炮餅，再憑工簿領了未鑿過的炮餅回來，羅少堅又乖巧地低着頭開始插引。天真活潑的孩子，被生活磨練得已經跟成人一樣，小心翼翼地做着跟成人一樣危險的工作。她也和許多的童工一樣，從小就染上了氣管炎。

羅少堅沒有進過學校唸過書，當然書本上的那些名詞和定義她是不明白的。可是她最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炮竹工人的生活是這樣的艱苦？炮竹工人的工作是這樣的危險？

她問過父親，父親的回答是“命中注定”的。

她問過母親，母親的回答是“窮人命苦啊！”

總之，離不開一個“命”字，可是“命”又在哪裏呢？誰也摸不着，誰造成這個“命”的呢？誰也看不見。羅少堅年紀小，聽不懂老年工人們的這一套，但是自己又總是不明白。她常常為這個問題苦悶，凝思，推敲，探索。

她看見了原本是野草叢生的山坡，為了解決食水，工友們、家屬們、坊眾們每天往返井邊挑水而竟然走出了一條光禿禿的小路。

“噢？那麼多的草怎麼沒有啦？”

她看見幾十個小螞蟥，正在合力拖着一隻體積比它們大上很多倍的死蟑螂，向着螞蟥的洞穴移去！

從這些現象，羅少堅悟出了一些道理。

“瞧！它們合在一起的力氣，怎麼會這麼大呀？”

記得有一天，年初四，羅少堅和一些童工們正在海邊捉蟹，突然一連幾塊石頭投進海裏，海水濺得大家一臉一身的，大家氣憤地回頭看去，只見老闆的親信、炮竹廠裏的總管、專放貴利的胡老二，喝得醉薰薰地、兩隻手叉着腰，在哈哈大笑：“哈哈，你們這些‘衰女包’，也想吃海鮮？哈哈！等你們長大了，老子帶你們到澳門去做‘鷄’，那麼別說是海鮮，就是魚翅，人參，燕窩也有得吃啊！哈哈！”說完又拾起幾塊石頭，一把扔了過來。

大家一看見他，本來就已經火冒八丈了！但是有幾個童工則怕他有勢力，惹了他怕連累父母親。但羅少堅不這麼想，她認為胡老二平時是狐假虎威，今天他只是一個人，而且又喝醉了，是一個懲罰他的好機會。

正說間，又飛來了幾塊石頭，一塊正好打在羅少堅的肩膀上。這一下可把阿堅惹火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阿堅在一聲呼嘯之下，像支箭一樣，率先衝到胡老二的面前，用盡力氣，向着胡老二當胸一拳。

別看羅少堅當時才十歲，可是過早地做工，倒也鍛煉出一點力氣呢！這一拳打得毫無防備的胡老二一連倒退幾步，四腳朝天仰跌在地上。跟着，其他二十幾個童工也湧了上去打他，扭他，咬他，踢他。

平時作威作福，動不動就罰工人的工簿坐監，動不動就逼債扣息地欺壓工人的胡老二，當時狼狽地躺在地上，痛得連呼救命。他第一次嚐到了工人後代的拳頭。他對這些童工恨之入骨是必然的了，等到炮竹廠年初七開工的時候，他要對這些童工的父母報復也是當然的了，而從此更仇恨羅少堅，也是必然的了。

十二年後的胡老二，比過去胖了，臉上的橫肉也更橫了。今

天，他穿着無衣領的黑香雲紗短袖衫褲，頭戴草帽，手拿紙扇，叉着腰，站在工房門口。此刻，是放工時候了，女工們正陸續走出工房。胡老二連忙叫道：“等一等！”跟着，提高着沙啞的喉嚨喊道：“聽着，一、二、三、四、五，五個鑿炮房的工人，今晚一律加班，每人一定要鑿够八餅炮竹，否則就罰工簿坐監！”說完，一擺紙扇就走開了。

上了年紀的女工，都敢怒不敢言的盯着胡老二遠去。

一些年紀較輕的女工就憋不住的講開了：

“這哪裏當我們是人哪！簡直當我們是機器嘛！”

“哼！機器熱了，還要停一停呢！”

“我們真是連機器也不如呵！”

“唉，我實在吃不消了，我不能加夜班啦！”

“別孩子氣了，阿芳！”阿堅的母親——四嬸，急促地喘着氣，閉着眼，仰着頭，倚着牆，坐在矮櫈上，正在用手在前額，鼻下擦藥油：“明天是初二，出了糧要還賒欠，還貴利，看病吃藥，買米買柴的，工簿坐了監，就沒糧出了，那日子怎麼過啊？！唉！！”

本來在氣頭上的阿芳，聽了四嬸這麼一講，嚴重的生活問題擺在面前，又怎能不咬牙忍受下去呢？一股無從發泄的怨氣、悶氣，積壓在胸中。她拿起了鑿炮用的木棍，使勁地往牆上打去，“咣！”的一聲，灰黃的土牆上，留下了一道深陷的棍痕。

“媽！”羅少堅從外面走進來，看見母親倚着牆，便連忙蹲下，一邊用手替母親搓揉胸口，一邊關心地問：“媽，是不是頭又疼？胸口又作悶了？！”

四嬸閉着眼睛，緊繃着雙眉，辛苦地點點頭。

“喝點水吧！”羅少堅關切地把水壺蓋擰開，湊到母親的嘴邊。

“阿堅啊！我看你媽媽近來瘦得厲害，臉色也不好，老中醫怎

麼說啊!?”同工房的留嬌關心地问少堅。

“老中醫說我媽媽是氣虛、血弱，還說她的肝也不好。他說我媽一定要休息幾個月，這個炮竹工人的職業病才能藥到病除!可是……”羅少堅說到這兒就不再說下去了，因為凡是炮竹工人都很明白，“休息”這兩個字就是挨餓的意思。

“唉，剛才胡老二說過了，一二三四五，五個工房今晚要加班，你看你媽媽的身體，頂不住的呀!”

“是啊!”羅少堅在想，“加班，媽媽的身體頂不住;不加班，媽媽的工簿有麻煩……”阿堅，成熟了的羅少堅，她眉頭一繃，眼珠一轉，用手扶起母親說:“媽，我們先回家去!”

“阿堅，乾脆我不回家了，省得晚上還要到廠裏來，你回家去燒好飯，回頭給我送來好了!”

“不，媽，你忘啦?今天你還要去老中醫的。”

“唉!看不看還不是一樣?我這個老毛病不會好的了!”

“不，媽，晚上的事晚上再說。走，現在先去看老中醫。”說着，羅少堅就扶着她母親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廠門。

剛出廠，就碰見了何顯芳、李小艷、李四巧等年青女工。

“喂!阿堅，我們晚上準時在那邊等你啊!”

“不過，今天要提早半點鐘!”少堅回答說。

“好!我一定提早!”心直口快的何顯芳回答說。

“好!就這樣了。”

三

羅少堅扶着母親在離島上唯一的最寬敞的馬路上走着。

地上部份鋪着士敏土，兩邊的距離，最寬大約有二十呎，最窄只有十呎；如果湊巧有兩輛公共汽車南北迎面駛來的話，那就必然要其中的一輛開倒車，退到就近的較寬處，讓對方駛過後才能開車過去。可就是這條街道，在五十年代的末期，算是此地的首屈一指的大路了，因為其他的街道那是更短、更小、更曲、更窄了。

在這條“大路”的一端，有一座正方形的露天菜市場，四周用了講究的紅磚築成，與周圍的商店、民房、藥舖、茶樓來比，無論是線條、輪廓、式樣、質地，倒的確令人覺得它是“高貴”的；可是炮竹工人們對它的“高貴”印象，是格外深刻的，可以說“寒天喝冰水，滴滴記心頭”。

在十多年前，因為當時廠裏缺乏一種製造原料——鎂粉，老闆就動腦筋搜羅了很多舊的、壞的、破的、爛的鉛鍋、鉛壺，運回廠裏叫工人們磨成粉粒，就當作鎂粉混摻在黑藥和白藥裏，繼續開工入藥。儘管入藥工人怎樣的加倍小心，但是事故仍頻頻發生。入藥工人們爲了生命安全，都願意在徐大叔、洪大叔的帶頭下，去和老闆交涉，要求改善。誰知道老闆不但不肯改善，反而欺騙工人，把工人騙到這個“高貴”的菜市場，同時又買通後台老闆，出動軍警，

調動了地痞流氓，把菜市場團團圍住。

家屬們趕來大哭大叫，呼天搶地。地痞流氓拳打腳踢地驅散工人家屬，入藥工人們被困在菜市場裏悲憤不已。混亂的場面、激憤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傍晚，大老闆才從私家車裏走出來。他骨子裏是擔心今天少賺了二千二百多元錢，但是他嘴上却十分囂張地用文明棍指着菜市場陰陰地說：“好好的日子不想過，要搞事，居然敢跟我辦起交涉來了？吃了豹子胆啦？！好吧，這次念你們初犯，通融一次，不把你們送官究辦。胡老二，把鬧事的工人名字記下來，一律罰他們的工簿坐監五天！”說完就鑽進了私家車，在一陣藍色的汽車烟屁掩護下，絕塵而去。

軍警奉令收隊，地痞流氓在胡老二的指揮下，放出了被囚禁的入藥工人，也拍拍屁股一哄而散……這個炮竹工人的第一次向老闆交涉，就在懸殊的力量對比下失敗了，這個菜市場就是時刻都在提醒着炮竹工人勿忘前事的見證。

就在菜市場的斜對面，有一幢建築陳舊、設備古老的茶樓，牆上糊着的花紙已經變成了焦黃，一把搖頭擺尾的老式吊扇，懸在天花板上時快時慢的嗡嗡轉動，十幾張因洗滌而褪成了灰白色的方桌，丁方一呎的木櫈，整齊地倒放在桌上。蒼白頭髮的茶博士，正眯起了老花眼，擱起了一隻腳，一針一針地縫補着自己的褲子。可別小看了這茶樓啊！八十年來，炮竹工人習慣了來這裏飲早茶，每天清晨六點左右，五個炮竹廠的入藥男工們，都紛紛先後地聚集在這個茶樓裏。四十幾個入藥工人，各佔一櫈，閉目養神，就等那牆上的古老掛鐘慢悠悠地敲響了七下，這才起身到炮竹廠去開工。他們習慣了互不交談，爲的是這樣可以避免講出或聽到不吉利的話而影響了開工時候的心情和情緒，以致於失事被炸死……等到九點半鐘左右，入藥工人收了工，洗了澡，換了衣服，再回到這茶樓飲茶

的時候，這才開始交談，才慶幸自己今天又可以多活一天，才清楚地知道別的入藥工人也都平安地活着出來了。所以顧名思義，這個茶樓是入藥工人們飲早茶的地方；而在另外一個意義來說，無形中成了入藥工人的“生死註冊處”了。

茶樓附近，有一家規模不大、品種頗全的雜貨鋪。它的存在，對窮困的炮竹工人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炮竹工人可以憑着他們的工簿，在這家雜貨鋪賒欠柴米油鹽及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而它的售價和澳門差不多。雖然替老闆放貴利的胡老二一直也想開個雜貨鋪來壟斷貨品，抬高售價，可是一來炮竹工人們不跟他交易，二來他自己也只顧着吃喝玩樂，因而開設雜貨鋪的事就胎死腹中。

雜貨鋪的左前方，是一間中藥鋪。現在正是忙碌的時候，左半邊的藥鋪伙計，正照着藥方上寫明的在抓藥，秤藥，砸藥，包藥；右半邊的老中醫正在為患病的工人把脈，看舌苔，問詢，寫藥方。

羅少堅扶着母親走進來，按次序地坐在長條櫈上輪候。

“媽，你在這兒看病，我先去買菜，一會兒就回來的。”

四孀點點頭，羅少堅就趕着往外走。

“等一等。”

羅少堅剛走了幾步，就被四孀叫住了：“什麼事？”

“孩子，別忘了賒半隻雞啊！”

“又來了！”

“唉！阿堅，你就順順他吧，免得家裏又要你一句我一句的沒個完。”四孀說罷，就不斷的喘氣。

“這麼多年了，爸爸就是這樣，初一、十五燒香，拜神。真是迷信……”

四孀喘息着，想講可是氣順不過來，只好抬起頭用懇求的眼光看着這個有道理、又倔強的女兒。而羅少堅也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賒，

“好吧！”阿堅說完扭頭就走。

羅少堅邊走邊氣惱父親的迷信。如果燒香拜神真能保佑平安無事的話，那何必還要加倍小心地工作呢？何必還要在入藥房房頂上淋水降溫呢？何必要剪掉指甲免得入藥時因指甲磨擦而發生爆炸呢？何必……

中藥舖隔壁的橫巷擠滿了人，現在是炮竹工人買菜做飯的時候了。

“東莞臘腸平夾靚！”“煲湯牛骨，二毫一堆，認真抵食！”

“喂！阿堅，今天的紅奶魚特別新鮮，老價錢，買點吧？”一個相熟的小販，一把抓起了七八條約四吋長、闊半吋，渾身粉紅色的紅奶魚給羅少堅看。

是呵，今天的紅奶魚好新鮮！羅少堅接過了小販用舊報紙包好遞過來的紅奶魚，正要掏出錢來的時候，突然想起要去除鷄。於是羅少堅對小販說：“不買魚了。”邊說邊把魚還給小販。

“怎麼？還嫌貴？”

“不是，今天不買了。”

“這樣吧，要是不方便，明天初二，你出了糧才給錢好了。”

羅少堅還是在搖頭，正要走開。

“買吧，今天的魚是便宜呀！”

羅少堅聽到了這蒼勁而又熟悉的聲音，立刻回頭，高興地叫道：“徐大叔！”

徐大叔也是入藥工人，今年五十多歲，身材不高，瘦得剛健。圓圓的臉，粗粗的眉，一頭的白髮，令人倍添敬意。尤其是他的兩隻眼睛，總是炯炯有神，含有一股“勁”。很多炮竹工人都願意和他接近，聽他講話。因為他的話雖然不多，可是總有一股說不出的勁兒，鼓舞着大家，使人樂觀、有信心。他的工齡已經有三十多年